

引言

2002年春天，我的新書《跨太平洋位移》出版，人家安排我去演講並簽名售書——那是許多作者既期待又畏懼的「成人儀式」。我那時執教的哈佛大學英文系的一位和善的秘書，事前沒跟我通氣，就在劍橋市的哈佛書店為這個活動做了傳單。她做的東西，怎麼說呢，是一幅挺有意思的拼貼畫。我的名字和書的標題用粗字體強調，環太平洋的地圖則作淡出的背景。由瑞典演員華納·奧蘭德扮演的陳查理的側影，豎立在蔓延開來的廣闊亞洲大陸之上，陰惻惻地凝視著北美洲的方向。這個年近六十歲的白人女秘書告訴我，她是看陳查理電影長大的。我在系裡從不羞於展示愛說俏皮話的脾性，這讓她想起她喜歡的那個妙語連珠的華人偵探。出於對她的謝意和禮貌，我不好質疑她的創造力，告訴她這樣一個咄咄逼人的陳查理形象可能會冒犯很多亞裔人。我沒跟她打開話匣，因為我知道，即使對我本人而言，也需要一本書的篇幅，才能解釋清楚陳查理在美國文化中受到曲解的傳統。所以，我只是用中國式的禮貌答謝她活潑的設計。如今，我寫了這本關於陳查理的書，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繼續與這位善意的女士進行假想中的對話。

那麼，誰是陳查理？

對大多數美國白人來說，他是個滑稽可愛的角色，儘管有點讓人捉摸不透——「捉摸不透」這個形容詞已經帶點特別的含意。他出語機智，出手不凡。但是，對於許多亞裔美國人來說，他依然是一個惡劣的種族主義刻板印象，可以說，他就是黃皮膚的湯姆大叔；他是中國佬的典型，軟弱而又惹人討厭，說一口蹩腳的英語。然而，在本書中，我試圖提出一種更為複雜的看法。作為一個無所不在的文化象徵，陳查理在二十世紀的影響實際上並沒有被仔細研究

過，他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用意識形態來歸納的。用我們這位可敬的偵探的話來說：「真理就像足球，多踢幾次才會進球門。」

描述陳查理就是描述美國文化經歷的起伏動盪。就像黑臉戲¹裡的滑稽說唱演員，陳查理既帶有醜化種族的污名，也包含著創造模仿的刺激性。1930年代最出名的、在後來的民權運動中亦受到最多人詬病的黑人喜劇演員斯泰平·費希特²，也演過陳查理電影中的角色，這並非偶然。費希特扮演一個懶惰、笨嘴拙舌又膽小如鼠的黑鬼。另一個頗受歡迎的黑人喜劇演員曼坦·莫蘭德³也幹過類似的事情，他將自己傑出的歌舞雜耍才華帶入陳查理電影中。陳查理的種族腹語術，由華納·奧蘭德、西德尼·托勒和羅蘭·溫特斯⁴那樣的白人演員演繹出來，就和傑米瑪大嬸⁵、湯姆大叔以及黑鬼吉姆形成了鮮明的歷史性對比。在躍入任何簡化式的意識形態結論之前，我們應該暫停一下來思考：如果沒有滑稽說唱、爵士樂、三行俳句詩、禪、空手道、藍調或動漫——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多元文化傳統和創造活力持續不斷地輸入與同化，美國文化將會是什麼樣子呢？

粗略看下虛構的陳查理的生平，就能察覺他敏捷的步伐已把他帶進美國心靈何等之深。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知道陳查理源於一個真實的人物：鄭平，一位傳奇的檀香山警官，本書的一大部分就是他的傳記。像鄭平一樣，陳查理成長於殖民時代的夏威夷，種族主義

-
- 1 blackface，流行於十九世紀的劇場形式，將白種演員化粧為符合某種刻板印象的黑人角色。(編者按)
 - 2 Stepin Fetchit，美國演員、諧星。(編者按)
 - 3 Mantan Moreland，美國演員、諧星。(編者按)
 - 4 Warner Oland，瑞典演員。Sidney Toler，美國演員、導演。Roland Winters，美國演員、體育廣播員。這三個演員均在電影中扮演過陳查理這個角色，本書後文有詳細論述。(編者按)
 - 5 Aunt Jemima，十九世紀末美國廣告中的非裔女性角色，代表當時主流社會對南方種植園非裔女僕的集體想像和刻板印象，即順從辛勞的女僕。(編者按)

遍地猖獗。年少時，他在檀香山一個富有的白人家庭裡做僕人。當了偵探以後，他的足跡遍及檀香山、美國西部、亞洲和歐洲。他目睹華人同胞的困窘與痛苦：他們在甘蔗園裡被賣身契束縛，在金礦上被白人競爭者欺負，在鐵路上承擔著最危險的工作，在蒸汽和太白粉中辛勞地洗衣服，據說嘴裡還嘟囔著「沒有收據，甬想取衣」。這些種族經驗和刻板印象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植根於美國文化之中，以至於直到1990年代，一個共和黨眾議員在國會聽證會上討論製造業工作流失到中國的議題時，還會用這樣臭名昭著的詞句：「沒有中國佬的機會」。亞伯克朗比及費區公司還會在出售的T恤上印上「黃氏兄弟洗衣服務。兩個姓黃的能把衣服弄白」。從許多方面來說，陳查理都是美國亞裔集體經驗的縮影，他的簡歷就是美國華人歷史。

儘管陳查理表現出一些陳規的特徵，他的創造者，二十世紀早期的小說家厄爾·德爾·畢格斯還是成功地塑造出一個獨一無二而又引人入勝的形象。中國佬陳查理就像很多層的中國盒子或者俄羅斯套娃。他也許長著一雙斜眼、肥胖而令人摸不透的面孔，還有一撮深色的山羊鬍子，不過，較之中式衣裳，他更喜歡穿西裝，並在熱帶陽光下戴著巴拿馬草帽。他對茶沒甚麼興趣，卻喜歡喝菝蕒汁兒⁶。陳查理甚至不像典型的中國佬那樣羞怯和不善言辭，他總是喋喋不休，喜歡吐出一串時而迷糊時而富有啟發性的幸運餅乾⁷似的錦句。這恰是他個性的強項：那令人迷惑的東方魅力，那由儒家教誨演變成的單調的唐人街藍調。

1926年，當陳查理第一次出現在銀幕上時，排華的狂熱在西海岸和夏威夷已經燼餘灰冷。自1882年開始，一系列《排華法案》已經

6 sarsaparilla，墨西哥原住民的草本飲料，後來傳入美國，成為常見軟飲。（編者按）

7 fortune cookie，在美國的中國餐館，飯後會送摺疊形小餅，內有預測運氣的小紙條。（編者按）

有效地限制了從中國來的移民。相比十年前出現的怪物傅滿洲博士⁸——一個密謀顛覆西方的蒙古撒旦，美國已經可以接受比較溫順的中國佬形象。陳查理的好萊塢事業開始起步。這個電影系列大行其道二十多年，陳查理成了美國觀眾最喜愛的電影人物之一。

然而，成為最受歡迎的中國佬並不是陳查理的唯一成就。二戰後數十年，他的影響直達黑色電影的冷酷世界，在那裡，有著中國名字和陳查理式鬍鬚的角色，不祥地浮現在黑暗的背景之中。像「上海」、「滿洲人」和「鴉片窟」這樣的詞語四處跳飛，像從一個風格怪異的地下世界裡傳來的可怕回聲。唐人街變成美國二十世紀中期骯髒墮落的城市空間的同義詞，與《小英雄》和《妙爸爸》⁹裡乾淨整潔的郊區形成鮮明的對比。在把唐人街當做象徵符的老生常談裡，在把華人刻劃成神秘兮兮的陳詞濫調中，陳查理始終是個縈繞不去的在場者。

東方主義的潛在烙印一直存在，難怪亞裔積極份子和作家——先驅者如趙健秀和潔西嘉·哈格道恩¹⁰於1980年代開展運動，提高公眾對這些負面的種族比喻和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的認識。由於這種靜默的氛圍熄滅了數十年來的爭論和細察，我們很難責怪哈格道恩聲稱：「陳查理已死」。哈格道恩的雄辯言辭承載著亞裔經驗的歷史重負，引啟一種新的覺悟，讓所有美國人都意識到陳查理在過去

8 Dr. Fu Manchu, 英國偵探小說家薩克斯·洛莫(Sax Rohmer)筆下的虛構人物，本書第三部分對其有詳細講述。(編者按)

9 *Leave it to Beaver*, 美國情景喜劇，講述一個小男孩在家庭、學校和社區的生活故事。主人公的家庭被視為二十世紀中期美國人理想中的郊區家庭。*Father Knows Best*, 美國廣播劇、電視劇，描述了中西部地區一個典型中產家庭的日常生活。(編者按)

10 Frank Chin, 美國華裔作家、劇作家和文學評論家，作品多反思美國主流社會對亞裔的偏見和歧視。Jessica Tarahata Hagedorn, 美國作家、劇作家和多媒體藝術家，因為本身有菲律賓血統，她的不少作品都與菲律賓人乃至亞裔人的經驗有關。(編者按)

是如何被用來增強負面文化象徵，意識到哈格道恩這樣的言辭是需要的。但是，與哈格道恩引人注目的聲明相反，「陳查理死了」的斷言也許言過其實。陳查理舊電影的新修復版本以DVD的形式發行，每年都收到熱情的回應，網民紛紛誇讚他的神秘莫測，惡搞片和續集也源源不絕地生產出來。我們無法僅僅將種族主義的根深蒂固作為陳查理長盛不衰的理由。這裡有一個更深層的美國故事需要我們重新發掘，準確描述。

作為一個偵探，陳查理在電影史上的位置，應該與那些睿智的紳士如山姆·史培德、菲臘·馬洛、赫爾克里·波洛、哥倫布中尉¹¹齊名，然而族裔身份卻讓他判然有別。陳查理絕不像他的批評者所言，是個被閹割了的中國佬。對於陳查理電影或小說略有瞭解的人都會知道，他能像李小龍或成龍那樣膽大妄為，好勇鬥狠。他的勇氣堪比其原型鄭平——此人儘管身量短小，走起路來卻虎虎生威，手持一卷牛皮鞭，不發一槍一彈，赤手空拳捉拿過數十個罪犯。

但是，陳查理這個人物的核心力量卻在於他那仿儒家格言式的智慧之中。他不像功夫電影那樣，以展示華人拳腳相加、揮刀舞劍為能事，反而將華人表現為智者——一個睿智、鎮定、負責、明白事理的人，同時又十分有趣、舌綻蓮花。這些形象刻劃為1970年代的電視觀眾預先準備了《功夫》的許多要素——大衛·卡拉丁¹²在此片中主演漫遊在美國西部的少林大師，其腦海裡不斷閃現為正義而戰的回憶鏡頭。甚至在成龍鬧劇電影的肉體纏鬥中，也含有大量陳查理式的風趣。

對於我這個並非在美國長大、卻也無法避免種族主義的真正中

11 Sam Spade，美國小說家哈密特(Dashiell Hammett)筆下的偵探。Philip Marlowe，美國小說家錢得勒(Raymond Chandler)筆下的偵探。Hercule Poirot，英國小說家阿加莎(Christie Agatha)筆下的偵探。Columbo，美國同名電視電影系列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偵探。(編者按)

12 David Carradine，美國演員。(編者按)

國佬來說，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陳查理其實是美國原創、「美國製造」的。無疑，陳查理是美國對中國佬的刻板印象。誰要是相信陳查理是中國人，誰也很有可能會認為幸運餅乾是中國人發明的。陳查理跟傑克·凱魯亞克¹³這個法裔加拿大籍、以若阿爾語¹⁴為母語的模範嬉皮士一樣，是個地道的美國產物。不管我們稱之為大熔爐還是八寶盤，貴族化的波士頓才是受哈佛教育的畢格斯最初烹炒「陳查理大雜燴」的地方，只是後來被鎔金鍍彩的好萊塢裡愛戲謔的編劇與導演重新回爐一番而已。斯坦利·克勞奇¹⁵稱之為美國經驗催化劑的文化種族混雜，在陳查理身上出現了另外一個模範。簡單地說，陳查理的唐人街節拍就像爵士樂，顯然是美國商標，並不是從中國進口的。

所以，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想說明陳查理這個美國最著名的中國佬，既是種族主義遺風的縮影，也是這個國家文化創造能力的化身。讓我懊惱的是，因為我是偵探小說的忠實粉絲，本書卻沒有高速偵探小說裡的持槍女賊或滿是嘲弄的語言。陳查理的秘密就像任何「子曰」一樣深不可測。我不得不追蹤數個乾涸的溪流，抵達蟄伏已久的泉水源頭，才能揭開他的謎底。就像美國靈魂中一口年久可靠的間歇泉，不難讓這些泉水再次沸騰，有規律地噴湧出一些冷嘲熱諷。我在這些洄水中覓得的線索並不總是趨向一致的，但是我傾向於將其視作美國傳奇的真正本質——它們需要異質的東西來重新煥發活力。好萊塢一向深諳此道，像比利·懷爾德¹⁶和李安這樣「外來」導演的作品，就是對最美國化情節的尖刻闡釋。但是，我必須承認我不是個包裝商人，好萊塢不斷延續的那些傳奇永不可能完

13 Jack Kerouac，美國小說家、詩人，「跨掉的一代」的核心人物之一。（編者按）

14 Joul，加拿大法語的一種方言，多用於魁北克省。（編者按）

15 Stanley Crouch，美國非裔詩人、文藝評論家和小說家。（編者按）

16 Billy Wilder，美國猶太裔電影導演、編劇和製作人。（編者按）

全被規限、包紮起來。相反，在我廣泛的研究和漫遊式的旅行中，我發現不止一個、而是四個獨特的陳查理故事。

第一個故事當然是陳查理的原型鄭平本人，那個檀香山身攜皮鞭的廣東偵探。然後是陳查理小說作者畢格斯的故事，從俄亥俄小鎮的玉米田起步，直到哈佛校園裡「老男孩」聚會的客廳。接著是陳查理在銀幕上的重新改造，一個傳奇在好萊塢和美國種族張力中得到鍛造。最後，是在當代美國的後現代政治和族裔自尊時代中徘徊不去的陳查理。分開來看，每一條支流都自成一體，是美國文獻中貨真價實的切片。合在一起，它們形成了陳查理的傳記——這個可敬偵探的迷宮般的故事，我們如今才開始略知端倪。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會本



鄭平的長鞭，陳列於檀香山警察局博物館。(作者攝)